

宁波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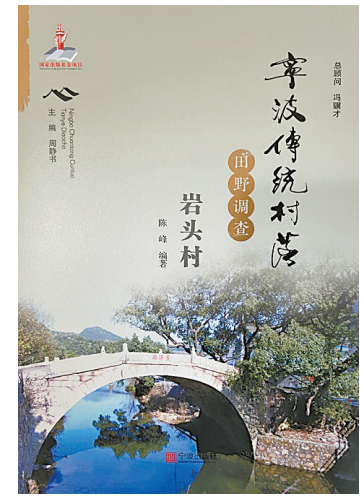
探寻传统村落的文化意义

——《宁波传统村落田野调查之岩头村》创作感想

陈 峰

2016年，我去慈溪参加国家级传统村落立档调查的培训，正逢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国际高峰论坛在慈溪举行。那天在鸣鹤，遇见了冯骥才先生，合影留念后，他热情地鼓励我们：“你们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志愿者，我也是志愿者，我们共同努力，把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好，守护中华民族的乡愁。”

这一次培训给每位编写者以莫大的鼓励，回去后即投身其中。从事村落立档调查的时间靠挤，平时忙于工作，只有在节假日，才有时



间去村里走访调查。

我要感谢裘国松老师，他是奉化民国史的研究者，也要感谢岩头村党支部书记对采访工作的支持。岩头村可以说是民国第一村，留下了许多关于“两蒋”的民间故事。村里曾走出许多民国时期的将领，这些将领衣锦还乡后，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民国建筑。

我之曾以旅游者的身份，去过几次岩头，这次作为调查者来到岩头，每走进一座建筑，除去对建筑本身历史进行了解，更要挖掘其背后的故事。

岩头地处山区，当年却是商贸繁盛之地。岩头的东街、西街，商肆连绵，米店、肉铺、钱庄、理发店、中药房、南货店、咸货行、布庄店……应有尽有，买卖兴隆。如今保存完整的旧商铺、老店号，仍有几十间之多。

在岩头村内，建于清末民初的古民宅，为数较丰，保存完整。这得益于岩头村人的一个良好风尚：旅外经商发迹人士，还乡后往往乐做两件事，一是反哺教育，鼓励子弟读书上进；二是营建宅院，以期光耀祖庭、福荫后人。村中随处可见的石头墙，不仅具有隔热挡风之功效，还以其峻峭之韵律，表达着主人节节高升的期望。更难能可贵的是，一座座完整洁净的院落，至

今依然是老少咸集、融融一堂，洋溢着人间的温情。它们向当代人全面完整地展示着古民宅的魅力，以及古民宅内原有的人文空间。

岩头村人杰地灵，素以礼仪之乡、重学之地著称于浙东山区。明清时期，这里出过文武举人和为数甚众的秀才。清末最盛时，一村之中竟设有七八家私塾。清嘉庆年间，岩头诸生毛玉佩，酷爱书法，善作七尺见方擘窠大字，曾驻迹姑苏，求书者如云，书艺号称“江浙冠”。

《宁波传统村落田野调查》共入选18个古村落，形成一套丛书，丛书为2020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主题出版图书、宁波市文化创新团队项目。丛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古村落保护第一人”冯骥才担任顾问，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三度得主周静书担任主编。周静书认为，每个传统村落独特的民间信仰、民间风俗，以至民间传说、歌谣、谚语、谜语、老话、生产技艺等，组成了绚丽多彩的民俗风情画卷。它们既彰显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又体现一乡一村之个性。这种民间文化拥有原初的特性和独有的文化意义，扎根于生存的土壤，直接表达了传统村落的精神特质，是村落的

灵魂所在。

《宁波传统村落田野调查之岩头村》分七章，分别是村落风貌、自然生态、生产生活、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诗文选录、乡贤名士。并配有两张表，一张是文字归档表，一张是图片归档表，其中图片归档表是本书的精髓之一。在照片搜集过程中，正好遇到毛邦初的后人从美国寄来珍贵的老照片，有毛邦初与家人的合照，有毛邦初与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合影，还有毛邦初与空军队员试飞骆驼峰航线的合影。收进书中，增色不少。

岩头以毛姓为主，经考证，岩头毛氏与江山清漾毛氏乃一脉传承，血肉相连。村内岩溪潺潺，景点众多，有元代文学家戴表元墓、“石泉”摩崖石刻、广济桥、钱潭庙、毛玉佩墓、毛邦初旧宅、毛福梅旧宅、西街的廿四间走马楼等，它们见证着传统村落的历史，这一段段历史就是乡土的文化血脉。

有关专家表示，这套丛书的出版，不仅对全国的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具有示范意义，也将推动更多的志愿者成为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者、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者、中华民族乡愁的守护者。我有幸参与其中，幸苦有之，快乐有之。

品鉴

作家的情感 画家的笔触

——读冯骥才新作《艺术家们》

钟 芳

我喜欢看画，看得多了，慢慢能从绘画里读出一些体会。画家描绘着大千世界，读画其实是在读他的一颗心，读他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著名作家冯骥才，除了写作，还是书画家、文化学者和大学教授，拥有多重社会角色。他曾自称，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是他的“四驱马车”，把他的画和他的小说、散文以及抢救民间文化的行动合在一起，才是他生活的全部。

最近读冯骥才新作《艺术家们》，这部近20万字的长篇小说按时间顺序分为前卷、中卷、后卷。作者以风趣洒脱的语言，描摹了一群出生在天津“租界区”的艺术家尤其是画家的生活故事和创作历程，呈现出国内半个多世纪以来艺术家的精神道路、艺术事业、社会环境的发展变迁，堪称时代巨变中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写照。

小说的故事起始于20世纪60

年代，一直延续到当下。开篇出场的楚云天、罗潜和洛夫都是年轻画家，号称“三剑客”。他们在压抑困厄的年代默默守护着共同的艺术沙龙，即便是1976年那场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也没有将他们分开。他们真诚的友谊，对艺术理想的憧憬和追求，让人动容。而进入新时期，随着市场化大潮袭来，令人唏嘘的是，三人却从志同道合走向了分道扬镳：洛夫被商业化浪潮吞噬，失去自我，最后投河自尽；罗潜苦苦挣扎于社会底层，志趣突变，淡出了艺术圈；只有楚云天，在绘画界坚守对艺术的内心。故事中，冯骥才还融入了自己对于绘画、文学、音乐等多种艺术门类的独特体悟与思索。

冯骥才坦言，真正的艺术常常是不被理解的，他心中的艺术家是“天生的苦行僧，拿生命祭奠美的圣徒，一群常人眼中的疯子、傻子或上帝。但如果他们没有他们，人类的才智便沉没于平庸，生活化为一片枯索的沙漠，好比没山，地球只是

一个光秃秃暗淡的球体”。冯骥才一直想写艺术家，酝酿数十年，终于在这部长篇小说中，第一次全面呈现了他们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在自序中，冯骥才这样写道：“我一直想用两支笔写这本小说，一支是钢笔，一支是画笔。我想用钢笔来写一群画家非凡的追求与迥然不同的命运；我想用画笔来写画家们才具有的感知。尽管这群画家纯属虚构，但他们与我同时代。我深知他们的所思所想，苦乐何来，在哪里攀向崇山峻岭，在哪里跌入时代的黑洞，在哪里陷入迷茫，以及他们调色盘中的思想与人性的分量。”

比起冯骥才以往的《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名作，《艺术家们》是他的一次“非常自我”的写作。如果说书的一部分文字是作家对亲历历史的回顾和反思，那么另一部分文字则是他对艺术、对这个时代最切身细腻的感受。小说里的主人公楚云天和冯骥



才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生于天津原“租界区”，他们都学宋画，也都曾为“救心爱之物”而卖画。楚云天和吴冠中聊“重复”、和日本名画家平山郁夫交流“现代文人画”的情节，也源于冯骥才的亲身经历。对此，冯骥才则表示：“我的小说有两张面孔，这次《艺术家们》就是另一个面孔的冯骥才，袒露了更多的自我。”

文学是用文字作画，绘画是用笔墨写作。《艺术家们》以作家的情感和画家的笔触书写大时代，除了诠释50多年文艺发展历程中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之外，也流露出作者的理想主义情怀。通读全书，我们可以体味社会现实、人生百态，也可以真切地触摸到更深一层的人文品质和人文关怀。

荐书

《古玩的江湖》



作者	杨青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0年10月

在每一个章节里，按照“紫砂壶、宣德炉、铜钱、印章、紫头供石、黄花梨、瓷器、字画、砚台、佛像、玉竹牙角雕”等收藏品类讲述与之发生的故事。有一次，“我”看到一只据称是清代名家邵云如的紫砂花盆，由于花盆表面太新，人们多误认为是赝品，2000元钱都没人要。但“我”经过仔细端详，发现花盆底部孔眼有白霜，而这白霜正是长期使用洗水后与紫砂胎体发生化学反应的产物。“我”却独具慧眼看出了这块太湖石像两只梅花鹿。配上雕有大寿桃和蝙蝠云纹的红木底座后，组合成“福禄寿”，其身价倍涨。

有着多年收藏经验的“我”在后记中说，物是人的一眼万年，人是物的过眼云烟。收藏、出售、收藏的一些内幕。

《古玩的江湖》一书分为“欢喜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后悔得不得了”三部分。看章节的名字，就能感受到这种大喜大悲的心境了，一夜暴富、一夜落魄是古玩界常发生的事情。这本书中的“我”并非作者杨青本人，而是他采访的一位收藏家。借助这位化名“小菲”的收藏家，让大众能够了解古玩收藏、出售、收藏的一些内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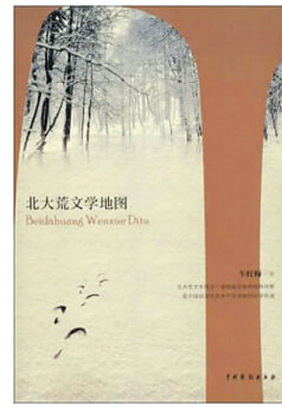
写作之余，我也玩收藏。前不久，我在拍卖会上得到一把文房算盘，回来后发现竟是紫檀材质的，这着实让我惊喜了好一阵子。但这样的“捡漏”经历极少，“吃药”（意指买到假货）的事情倒是碰到过多次。读《古玩的江湖》之后，我发现里面的一些故事就曾在身边发生过。

《古玩的江湖》一书分为“欢喜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后悔得不得了”三部分。看章节的名字，就能感受到这种大喜大悲的心境了，一夜暴富、一夜落魄是古玩界常发生的事情。这本书中的“我”并非作者杨青本人，而是他采访的一位收藏家。借助这位化名“小菲”的收藏家，让大众能够了解古玩收藏、出售、收藏的一些内幕。

有着多年收藏经验的“我”在后记中说，物是人的一眼万年，人是物的过眼云烟。收藏、出售、收藏的一些内幕。

（推荐书友：李晋）

《北大荒文学地图》



作者	车红梅
出版	中国戏剧出版社
日期	2019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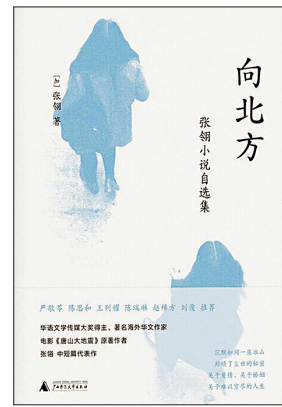
北大荒文学，脱胎于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1957年的电影文学剧本《老兵新传》被誉为北大荒文学的第一篇代表作，奏响了开拓者进军北大荒的序曲。在20世纪80年代《文艺评论》刊发的研究论文中，北大荒文学被定义为“朔雪风格”，即“坚硬、蓬勃、灿烂”的风格。

《北大荒文学地图》是车红梅女士撰写的关于“北大荒文学”的研究专著，也是她在大学里开设的一门中国当代文学专题课程。作为学者，她用专业学识开拓了中国文学的一块“北大荒”。作为教师，她传达的是一种精神品格和审美价值的取向。

作者通过对萧红、梁晓声、张抗抗、韩乃寅等北大荒代表作家及其经典作品进行文本分析，“从整体的地域文化视野中考察和阐述北大荒文学的独特景观与精神品格”。萧红作品的文学意义在于她多角度呈现了北大荒的荒蛮景象，地荒、人荒、情荒，让人们对家国的渴望不减反增。梁晓声张扬北大荒知青的尊严和崇高精神。坚守尊严，需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追问自己的人生意义与价值。探知人性，需追寻人类灵魂的纯洁与高贵，并在艺术审美世界获得精神慰藉。张抗抗对残忍的透视独树一帜，她对人性恶的解剖，层层深入，刺洋葱般的写作方式开掘了人性潜藏的缺陷，同时也还原了她思考的心路历程。韩乃寅是北大荒精神的阐释者，是北大荒忠实的代言人。其融入泥土的现实主义书写和彰显渗透灵魂的家国意识，让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厚重的文化内涵。

（推荐书友：郑从彦）

《向北方》



作者	张翎
出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20年6月

《向北方》是张翎的小说自选集，收录了《雁过藻溪》《向北方》《尘世》三部中篇以及《玉莲》《恋曲三重奏》两部短篇。

张翎是北美新移民作家中的佼佼者，其代表作《余震》还被导演冯小刚改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张翎的小说布局大气从容，这或许与她旅居加拿大的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像在《向北方》这本自选集中，她就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来书写跨界故事，其创作不仅表现了精神上的寻根，还有对在海外落地生根的华人新移民所处的社会空间及精神状态的探索。

《雁过藻溪》便是一部寻根之作。小说主人公宋末雁在女儿考上大学之际收到了丈夫的离婚诉求，小说形容这段婚

姻就像一只从里往外烂的苹果，烂了近20年。离婚后的宋末雁遵循母亲遗嘱，将其骨灰送回老家藻溪。踏上藻溪的土地，末雁的寻根之旅也便开始了，她终于捡拾起了那些曾经丢失的生活碎片，触碰到了那份藏在坚冰下的母爱。

在小说《向北方》中，张翎塑造的陈中越其实是华人新移民的代表人物，虽然在生活上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但内心的空虚却推着她逃离当下，摆脱现状。他来到遥远的苏屋瞻望台地区，认识了尼尔和他的母亲雪儿达娃，由此又牵引出一段曲折的跨国婚姻故事。张翎在创作《向北方》时说过：“离去，只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对于她而言，距离让她有了审美的客观空间，让她看得更清楚。换言之，这样一种离散视野让张翎的小说带有一种他方叙事的缥缈感，而与此同时，她笔尖的自然流露又缓缓将人拉近，在一远一近的拉扯中，小说魅力便无限地发散开来。

《向北方》是一场精神寻根的记录，是一次人性探索的记录，是张翎在远方的一曲高歌，随着风顺着水，飘散到更远的地方。

（推荐书友：顾锦艺）

书人书事

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

——《张爱玲散文全编》谈略

蔡体宽

我曾经有过一本张爱玲的散文选集，书名叫做《到底是上海人》。此书为海派文学丛书中的一册，其他还有徐訏的散文和章衣萍的随笔等。封面为上海外滩的旧照，有点朦胧苍色。后来又得到一本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张爱玲散文全



编》，为现代经典作家诗文集全编精编书系之一册。同一书系中的作家有鲁迅、戴望舒、巴金、郁达夫、俞平伯等人。书封印有石雕古物，想来有寓意。

散文全编中的第二篇文章亦为《到底是上海人》。其实，翻过全书，就可晓得张爱玲的散文选题许多来源于此，谈服装、电影，谈公寓、路景，谈跳舞、绘画、音乐，谈她的城市化的亲朋，共同的背景是上海或香港。当时的香港是跟在上海后面亦步亦趋的，香港即是沪地的翻版。所以，看她的散文，觉得是听一个街坊邻居说从前上海滩的人情世故、家长里短。

张爱玲的不少文中体现了市民生活的温度。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噔噔奔上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有点可笑。”这里可见她的真实性情，平常的可亲。文中又道，那个开电梯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在

后天并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这种过日子日子的闲话，在她的笔下，变得有看头了。好像有此一说，说张爱玲的散文要和她的小说一起来读，方才有味。因小说虽有她的身影在闪动，而她的散文，篇幅尽言自己。

有时，她三言两语就将一个人的气质和地域特色点染出来了。在《我看苏青》里，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将来想要一间中国风味的房，雪白的粉墙，金漆桌椅，大红椅垫，桌上放着绿豆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盒糕团，每一只上面点着个胭脂点。中国的房屋有所谓‘一明两暗’，这当然是明间，这里就有一点苏青的空气。”苏青为籍籍作家，让人有迹可循，宁波居家的画面呈现眼前。

她说“张爱玲”这个名字，中国先生起得来，从来没有读过白字，外国先生念她的名字亦是朗朗上口。她觉得这个名字随时提醒自

己，是万千人群中的一个俗人。我忽想到《张爱玲信庄正通信集》里庄夫人所看到的张爱玲，“张爱玲很高，很重视仪表，头发梳得丝毫不乱，浅底洒着竹叶的旗袍更是典雅出色；但她露在旗袍外的两条臂膀是那么纤细，走在街上又是那么勇往直前，目不斜视，使我忍不住跨到她右侧摆出护卫的架势，有车来为她挡车，有风来为她挡风。”这样的描述给人印象不浅。

张爱玲有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题为《心愿》，译者为陈子善。其中段落，才情俱至，兹录于此：“如果我能活到白发苍苍的老年，我将在炉边宁静的睡梦中，寻找早年所熟悉的穿过绿色梅树林的小径。当然，那时候，今日年轻的梅树也必已进入愉快的晚年，伸出有力的臂膊遮蔽着纵横的小径。饱经风霜的古老钟楼，仍将兀立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的钟声。”

上述之文是张爱玲高三年级时所作，收入本书最后一篇。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